

地下世界

[美国] 唐·德里罗 著 严忠志 译

Underworld

Don DeLillo



013033378

1712.45
1712

地下世界

Underworld
Don DeLillo



[美国]唐·德里罗 著

严忠志 译

I 712.45

1712



北航

C1639743

译林出版社

878880810
0180337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下世界 / (美) 德里罗 (DeLillo, D.) 著; 严忠志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3.3

(德里罗作品集)

书名原文: Underworld

ISBN 978-7-5447-3168-3

I. ①地… II. ①德… ②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8792号

Underworld by Don DeLillo

Copyright © 1997 by Don DeLillo

Copyright licensed by Wallace Literary Agency, Inc.

arranged wit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0-538 号

Cover illustration by Noma Bar

书 名 地下世界
作 者 [美国] 唐·德里罗
译 者 严忠志
责任编辑 胡晓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27.625
插 页 4
字 数 723千
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168-3
定 价 88.0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谨此纪念
我的母亲和父亲

目 录

序 幕 死亡的胜利 / 1

第一部 长腿美女萨莉 / 55

奥克斯·马丁 1 / 135

第二部 特别献给左手的挽歌 / 151

第三部 未知之云 / 281

奥克斯·马丁 2 / 365

第四部 混蛋布鲁斯 / 387

第五部 通过化学作用实现美好生活的良策 / 529

奥克斯·马丁 3 / 679

第六部 灰色和黑色的安排 / 699

尾 声 资本论 / 831

[序幕]

死亡的胜利

他说话时带着你的口音，美国口音，两眼闪闪发光，带着些许希望的感觉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一天是上课的日子，然而他站立的地方却远离教室。他希望待在这里，待在这个陈旧不堪、锈迹斑斑的庞然大物的阴影中。不应该责怪他，在这个大都市里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建筑，墙面油漆斑驳，草坪经过修剪。广告牌上画着切斯特菲尔德牌烟盒，巨大的盒子倾斜，每个上面都竖着两只香烟。

人们曾经追求体积庞大的东西，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历史。他只是一个小孩，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渴望，然而他是一个巨大群体的组成部分：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人从公共汽车下来，从火车上下来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顺着人流，走上横跨河面的回旋桥。他们并非在迁徙途中，并非身处革命——灵魂的某种巨大震撼——的潮流之中，然而却带着巨大城市特有的那种体热，带着自己的小小遐想和极度渴望。白天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困扰着人们，困扰着戴浅顶软呢帽子的男人，困扰着请假上岸的海员。他们思绪混乱，忙着寻欢作乐。

天空阴沉，一片灰色，仿佛被海浪搅过一般。

他年龄最小，只有十四岁，和其他人在一起站在阶沿上，身体歪斜，给人身无分文的感觉。他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，完全不认识身边的任何人。在他们之中，只有两三个人看来相互认识。这样的事情他们无法一个人完成，无法两人结伴完成。他们走到一起，采用的办法是，观察对方是否那种容易铤而走险的人。这帮孩子一共十五人，有黑人，也有白人，有的搭乘地铁来的，有的就是哈莱姆本地的人。他们身体瘦削，状态非常相似，一帮小混混。根据曾经干过这一勾当的人的说法，五个人中有四个可能得手，一个会被人抓住。

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，让持票进场的观众通过十字转门——三三两两的球迷、与伙伴走散的观众、游手好闲的人。几辆出租车从商业区驶来，拉来一些迟到的人：那些男人一个个油光水滑，步履轻快地走到窗口前。那些人有的是从事金融业的，有的是光顾晚餐俱乐部的衣着时髦的食客，有的是百老汇的大腕，气宇轩昂，伸手整理着马海毛服装的衣袖。他们站在路缘上冷冷观察，不动声色，摆出一副街边闲人的寒碜模样。刚才，到处可以听到比赛开始之前含糊不清的说话声，小贩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兜售物品，手里挥舞着计分卡和小旗帜，用带着单调的节奏的声音吆喝，枯瘦如柴的男子忙着叫卖徽章和帽子。后来，涌动的人潮平息下来，渐渐散开，返回街道上各自熟悉的简陋住处。

他们站在路缘上等待，目光暗淡，令人生畏。有人把手从衣服口袋里抽出来，等了片刻，然后开始行动。一个叫米克的人大喊一声：“动手。”

在两个售票亭子外，有四个十字转门。年龄最小的孩子——名叫科特尔·马丁——身体最瘦，穿着开领短袖衬衫和粗蓝布工装裤，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跟在队伍的最后，一边跑，一边叫喊。有时候，叫喊可以给人壮胆，有时候，人希望向别人炫示自己无所畏惧。他们戴上了尖叫面具，两眼鼓鼓的，嘴巴可以扩张。他们拼命奔跑，穿过售票亭之间的过道，一路跌跌撞撞，高声呐喊。售票员在窗户后面目瞪口呆地看着，仿佛是用绳子绑起来的洋葱头。

科特尔看见，跑在最前面的人越过栏杆，其中有两人在空中撞了一

下，猛地跌倒在地，脸上露出了痛苦表情。一名检票员猛扑上去，将其中一个的脑袋紧紧地夹在腋下，帽子落下来，顺着背上飞快掠过。他伸手去抓，结果没有碰着；与此同时，他看见另外一名跨栏赛跑的人正在死命挣扎，希望逃过一劫。他们一边奔跑，一边跳越。这是一种毫无智慧的逃票行为，许多人拥挤而过，身体相互碰撞，上演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闯人好戏。有的起跳时机把握不当，撞上柱子，有的撞上十字转门的辐射状铁杆，在其他人的背上跳跃，仿佛是一个个卡通人物。站在十字转门两旁热狗摊位边的那些人肯定觉得，眼前出现的是非常可怕的混乱场面。那一排男人开始往这个方向看，嘴里嚼着香喷喷的腊肠，舌头上直冒油泡。在摊位上的那个男子愣住了，身体一动不动，一只手抓着一把刷子，机械地涂抹着芥末。

这帮浪迹街头巷尾的少年大声叫喊，响亮的声音在混凝土建筑中回荡。

科特看到，有一条路径，通往右侧的十字转门。他丢弃身上全部无用的东西，为跳过栏杆做好准备。有的同伴正在越过栏杆，有的仍在犹豫，有的披着长发，有的心里想着穿着运动衫的女友，有的跌倒了，挣扎着站起来。他们四下散开。两名负责场地安全的警察顺着坡道，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科特赶在他们露面之前，摆脱所有这些影响，摆脱自己内心的紧张感。他两眼盯着柱子上凸出的栏杆，加快速度，身体似乎变得轻盈。少年的懒散、浓烈的体臭、独特的行为，一切标示青少年特征的青涩东西全都无踪无影。他只是一个正在奔跑的少年，一个没有成熟的角色。然而，给人深刻印象的是，那身影揭示某种存在方式，跑步者让自己面对意识的方式。这是这个长着深色皮肤的少年面对世界的方式，十几个大跨步让热血汹涌，将他凸显出来。

这时，他纵身一跳，感觉良好，身体轻盈，仿佛是一名生意人，带着一箱银行汇票，从堪萨斯城飞抵这里。他一埋脑袋，左腿跨过了栏杆。他知道，跳下之后，那些人立刻就会追赶他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，他会处在危险之中，会不停地左右观望。然而，他仿佛觉得，时间延长了，自己飘

浮起来，在凝固那一瞬间里看准了落地位置，看准了继续奔跑的方式。现在，他心中的恐惧感已经减少了一些。

他两脚轻轻落地，迈着轻快的步伐，冲过那个正在满地寻找帽子的检票员。他非常清楚，他是不可能被人抓住的。他一直都有这种感觉，仿佛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直觉。他觉得，这一念头在心里怦怦直跳。

这时，一名身体肥胖的警察跑了过来，全副武装，手枪、手铐、电筒、警棍一样不少，在腰带上叮当作响，口袋里塞着一叠尚未填写的传票。科特尔照他踢了一脚，几乎让他跪倒在地。几个正在大嚼热狗的人弯腰观看，少年一个转身，慢慢加速，向警察一挥指头，表示再见。

他常常做出心血来潮的花哨动作，这种方式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。

他沿着一条光线阴暗的坡道，进入由大梁、台柱和流光形成的阴影中。他听到国歌结尾处渐次加强的和音，看见呈马蹄铁形状的露天正眼看台，看到宽敞的草地。看到灯光洒在场地上，从内场经过平整的泥土，一直到周围的绿色围栏。这常常意味着，他已经脱离了他的日常生活，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兴奋。他飞奔向前，急切希望看到成排的座位，寻找台柱后面某个不引人瞩目的空位。他进入第三十五区的一个通道，走入散发着激情和气味的球迷之中，走入悬浮在第二层看台下面的烟雾之中。他听到球迷们的低沉嘈杂的议论，听到了正在热身的捕手接球时手套发出的响声，那仿佛是彗星尾巴划过天际时留下的声音。

随后，他便消失在人群中。

在电台转播间里，他们正在谈论到场的观众数量，大约有三万五千人，你觉得有多少呢？两支球队拥有特征显著的历史，球迷们信心十足，激情四射，他们形成的力量影响了整个城市。这一场比赛是三场季后赛的第三场，本身属于生死大战。人们嘴里念着巨人队和道奇队的名字，津津乐道地讲述队员们公开表达的对立情绪，回顾今年的战况，回顾已经让整个城市心醉神迷的冠军争夺战。在这种激动情绪中，快感、恐惧和悬

念互相交织,需要借用德语外来词才能充分表达,两队球迷充分表现对自己球队的铁杆忠诚。这些就是他们在直播间谈论的内容。对球队的喜爱之情遍布城市的各个行政区,波及近郊,影响附近的郡县和球迷不多的本州北部。在这种情况下,你怎么解释还有两万空座位这一现象呢?

负责操作转播设备的工程师说:“今天一整天都是要下雨的样子,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观众的情绪。有人说,去他妈的,不看也罢。”

节目制作人在直播间里挂了一张毯子,将这一组人员与刚刚从圣路易斯来的 KMOX 电台的那一帮家伙分开。没有别的地方安置他们,只好让两组人员挤在一起。

他对工程师说:“别忘了。没有预售门票。”

工程师补充说:“而且,巨人队昨天输得很惨,这一点影响很大,大败的结果使附近的人感到沮丧。相信我说的,我就住在附近,知道大家的感觉。昨天的败仗让人们情绪低落,成千上万的人仿佛面临绝境。”

拉斯·霍奇斯为 WMCA 转播比赛,为巨人队解说。拉斯咽喉疲劳,而且重感冒尚未痊愈,本来不该吸烟,这时却一边点火,一边说:“这些话都有道理,但是,我无法确定,是否存在任何符合逻辑的解释。任何事情只要涉及大量的人,就没有什么是可以预测的。”

拉斯说话时声音带有磁性,但是在他的目光里,在他的笑容中依然保留着男孩的天真。他的头发就像是把碗扣在头上剪出来的,身上的套装皱巴巴的,几乎没有什么特色可言。一个人在整个夏季中日复一日地转播比赛,身上怎么可能不保留某些过时的成分呢?

他望了一眼现场:看台的四个角落人头攒动,远处的座位却稀稀落落,中间几乎空无一人。在俱乐部会所的顶上,正方形的浪琴牌大钟显得特别突出。球场里色彩斑斓,构成一幅壁画:形形色色的帽子和面孔、绿色的正面看台、茶色的跑垒道。拉斯深感幸运,自己能够在这里工作。他日复一日地转播比赛,就在这个保罗球场。他喜欢这个名字,它使人想起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宝贵时光。他觉得,这里有某种不同寻常的氛围,某种东西正在形成,每个身处此地的人都应该感到幸运。然而他发现,自己

这时想起了过去的难忘时光。他父亲曾经带着他去托莱多，观看登普西与威拉德之间的大战。那场比赛非常精彩，让人心生敬畏。那是国庆节，气温高达华氏 110 度，男人们身穿短袖衬衫，头戴草帽，许多人把手帕垫在帽子下面，遮住肩头，看上去就像在扮演阿拉伯人。身手不凡的杰西站在热气腾腾的白圈内，面对登普西一轮一轮的进攻，汗水夹着鲜血，在脸上蒸发，化作雾气。

这样的镜头已经成为新闻纪录片中的画面。当人看到这样的情景时，心里会觉得，自己身上承载着某种神圣的历史碎片。

在第二局中，汤姆森打出了一个弧度不大的曲线球，落在三垒上方的一条线上。

在他冲向二垒时，洛克曼轻松地跑了一道弧线，目光投向左外野。

帕夫科朝着外围移动，接一个反弹球。

在左边的两个平台上，站在前排的观众探出身体，有的把纸片从平台边缘上扔下来。撕烂的计分卡、火柴盒碎片、挤压变形的纸杯、包裹热狗的上蜡小餐巾、留在衣兜里几天的带菌纸巾，诸如此类的东西一古脑儿地撒向帕夫科。

汤姆森跳跃着奔跑，开始奔跑，到了一垒附近，俯身跑垒。

帕夫科趁机把球掷向考克斯。

汤姆森埋头冲向二垒，轻松前进，看见洛克曼站在垒垫上望着他，处于半出神状态，嘴唇上挂着一丝疑问。

在过去一周中，拉斯每天身负重压，对着话筒说话，喉咙肿痛，咳嗽，发烧，疲惫不堪。他每天搭乘火车，精神紧张，睡眠不足，用听众熟悉的亲切声音解说赛事。今天，平日那种清脆、硬朗的嗓音变得有些嘶哑了。

考克斯不动声色地观察，伸手抓住球，一个侧投，给了罗宾森。

他一边看着梅斯，一边拖着球棒，缓步走向本垒板。

罗宾森抓住球，投出一个旋转球，传给汤姆森，后者站在距离二垒大约五英尺的位置上，略显踌躇。

观众喜欢看到纸片纷飞，落在帕夫科脚下的景象，有的飘过他的肩

膀，有的依附他的帽子上。隔墙差不多十七英尺高，观众无法伸手碰到他，只好向他抛撒纸片。

巨人队的教练人称硬石列奥，在选手休息处看着杜罗切尔，那模样就像一名职业拳击手，那表情仿佛是刚从高卢战争中回来的将军，对着自己的拳头诅咒：“真他妈的厉害。”

在巨人队选手休息处，四个人坐在列奥喜欢的座位上，观看比赛情况。这时，罗宾森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汤姆森。他们是这场比赛的三个重要角色：弗兰克·西纳特拉、杰克·格利森、托茨·肖。三人是相交甚好的老友，和他们一起的是手端着大号陶瓷杯子、身穿高级套装的J.埃德加·胡佛。联邦调查局的一号头目为什么和这帮人待在一起呢？怎么说呢，埃德加坐在靠近过道的座位上，看来心情不错，笑眯眯地望着那个动作粗鲁的滑稽动作表演者：他不停地转换角色，一会儿是柔声演唱的流行歌手，一会儿是爱说笑话的喜剧演员，一会儿是酒馆老板。胡佛本来喜欢看赛车，但是愿意与这样的人待在一起，对场所并不十分挑剔。他喜欢和电影名角和体育明星厮混，喜欢和沃尔特·温切尔这类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厮混——温切尔今天也在现场，与道奇队的高级管理人员坐在一起。名誉和秘密是同一迷人之物的上下两个极端，是世上某种带有本能性质的东西的静态破裂。胡佛与具有这种能量的人打交道。他喜欢成为这些人的挚友，其条件是，他们的隐秘生活已被他秘密记录在案，所有的传言已被全部收集，分类整理，隐秘的事实一览无余。

格利森说：“听我说，朋友们。今天的胜利属于道奇队，我身上的布鲁克林骨头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。”

“什么骨头？”弗兰克说，“它们已经全被酒精腐蚀了。”

汤姆森是整个身体显得松弛，已经失去活力和韧性。这时，罗宾森叫了暂停，挪动鸽子式步伐，身体左右摇晃，慢慢走到投手区前。

“如果巨人队希望获胜，他们就得雇用那个矮子。他叫什么来着？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太阳从西边出来，”格利森说，“要么出现地震，要么启用矮子。这里不是加利福尼亚，所以他们最好祈求穿着法兰绒衣服的小精

灵来帮忙吧！”

弗兰克说：“有意思。”

这个问题让埃德加稍显紧张。他的身材其实属于中等之列，不过他对自己的身高非常敏感。他最近体重增加，每当对着镜子穿衣时，他都要仔细观察自己的样子：膀粗腰圆，上面放着一颗圆脑袋——一个个子矮小、身体肥胖的男人。这就是那帮记者们所讲的真实情况，仿佛一个男人可以把自己想象之中的痛苦变为可供公众阅读的文字。今天的实际情况是，体重超标的特工人员是不大可能获得机会在总部担任一官半职的。况且，和格利森交谈的这个矮子仁兄身高三英尺七英寸，是个运动爱好者，六周前作为击球手，刚刚为圣路易斯布朗队表演过。埃德加觉得，那也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颠覆之举——这个家伙的名字叫埃迪·盖德尔。如果格利森回想起这个名字，他会将埃迪与埃德加进行对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关于矮子的笑话就会作为有根有据的故事，在球迷中迅速传播。格利森已经率先出手，开起了这个侮辱性玩笑，而且没有停止——他这样做无需付出任何代价，完全是自寻开心，把遭到破坏的生活抛在身后。

托茨·肖说：“你这个人不要老是这样，格利森。这不过是牛刀小试。巨人队苦战十三场比赛，才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最后一天可不能功亏一篑。今年是奇迹之年，已经发生的事情没谁能够解释清楚。”

托茨的模样就像一名经营非法酒吧的兽医，长着一张扁平脸，两只手结实有力，身体敦实，滑溜溜的头发往后梳着，眼睛眯缝，一看就使人心生疑虑。他曾在俱乐部做保安，几杯下肚之后，会将无辜顾客驱赶出门。

他说：“梅斯表现最棒。”

弗兰克反对说：“今天威利最棒。他肯定会超常发挥，列奥在电话里给我说过。”

格利森带着还算清脆的英国口音说：“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，这个家伙将干出点了不起的事情来？”

埃德加讨厌英国人，听到之后笑得前仰后合。杰克咬了一大口热狗，

被呛着了，开始咳嗽，面包屑、肉末和别的什么颗粒状物，一起从嘴里喷了出来。

埃德加最讨厌这类无法看到的生物，立刻把头转开，尽量屏住呼吸。他希望赶快到厕所去，到一间干干净净的厕所去，抓起一块没人用过的肥皂，敞开热水龙头猛冲一阵，然后找一条柔软的新毛巾擦干。然而，附近当然没有这样的设施。从人嘴里出来的东西带有很多病菌、病原体、微生物、螺旋原虫。它们发育未完，带有致命毒素，不断混合，分离，延长，旋转，吞噬周围的一切。

球场上人头攒动，叫声四起，混合着口臭和嗡嗡声，时高时低，不绝于耳。人们分享比赛过程，看到一个人如何扼腕叹息，听见一个人嘴里如何冒出一连串骂人的字眼。掌声时而迅速消失，时而重新响起。人们等待着，等待震耳欲聋的呼喊，等待节奏分明的掌声，等待固定的口号和反复的语句。这就是他们保留的力量，准备在最佳时刻派上用场。这样的东西会影响比赛的氛围，改变比赛的结构，让观众兴奋雀跃，发出雷鸣般的呼喊，让赛场沸腾起来。

西纳特拉说：“杰克，我以为我给你说过，应该吃完东西以后才下车。”

梅斯动作老练，但是打到了来球的下部，击出一个常规的腾空球，在阴云密布的十月天空中划过一道弧线。灰色球棒与球接触，发出的响声传到站在左外野看台上的科特尔·马丁的耳际。他坐在那里，弯着腰，削瘦的肩头高高突起。他没有看球，目光落在了威利身上。威利耸了耸肩，跑向一垒，抢先从地上抓起手套，慢步跑到他的位置上。

弧光灯突然亮了，一下照在科特尔身上，他觉得自己浑身战栗——他刚刚以飞快速度闯过检票口，没有被人抓住。这时，天色与刚才不同，变得阴沉，压抑，可能很快就要下雨了。他看见，梅斯站在中外野，在宽大的场地中显得瘦小，就像只有小孩子那样高。科特尔不禁纳闷：这个小家伙怎么可能把球投那么远呢？怎么可能那么有力，让棒球旋转呢？他不得不担心天会下雨；而且，这时只是下午，整个视觉效果与晚上的比赛完全

不同。到了晚上，场地及球员似乎完全与周围的夜色隔离开来。但是，他喜欢处于灯光照射之下的球场。在他一生中，他仅仅观看过一场晚上的比赛，那天和他大哥一起，大摇大摆地走进灯光照射的看台。他那时觉得，从场地的灯塔中，有一种未知的能量发射出来。那是大地产生的巨大作用，把球员、草坪和场地上的划线，与他见过或者想象到的任何东西分割开来。它们是他初次见到的东西，带着特有的鲜明色彩。

跑垒球员急停时就给人这样的感觉。

在弧光灯开启之前，首先让科特尔感到吃惊的是，看台上还有那么多无人占用的座位。他在寻找过程中发现，空余座位很多，超过了起身购买啤酒或者上厕所的观众的总数。在两个身穿套装的家伙中间，他发现了一个空位，觉得自己运气不错，立刻坐了下来。这么容易就找到实际的空位，哪用着去关心剩下那么多空座位的原因呢。

他左边的那个男子问：“吃点花生吧？”

贩卖花生的人又走了过来，一个善于赚小钱的家伙，大约十八岁，黑人，又高又瘦。以前看过比赛的人都认识他，纷纷掏出零钱，嘴里叫喊着：“嘿，这边，来一包。”他们轻快地抛出硬币，小贩两手麻利，一一收纳。他的皮肤似乎带着磁性，粘住飞来的硬币，然后将一袋袋花生抛进人们的怀中。这是一种短小的刺激性表演，但是科特尔感觉到一种隐约潜伏的危险。这个家伙可能将自己暴露出来，让他当众丢脸。共同的肤色在他们两人之间跳跃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？在小贩出现之前，在小贩的两手展露黑色的亮光之前，没有人注意科特尔。一个是受人欢迎的黑人，给人带来愉悦；另一个是尽量不惹人注意的小孩，在那里坐立不安。

那个人接着问：“你说话呀？”

科特尔举起一只手，示意不吃。

“不来一包？别客气。”

科特尔俯身，一只手伸向胸部，要么表示他已经吃过了，要么表示他吃花生会闹肚子，要么表示母亲说了，不要贪吃零食，以免晚饭没有胃口。